

加强医学挑战下的伦理原则

伊斯梅拉·姆布坦加姆

雅温得第一大学文学、文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 喀麦隆 雅温得 999108

【摘要】：本文旨在从人性的角度对增强医学进行前瞻性评价。由此，我们对人类生活人工化项目中人类的未来感兴趣。为了实现我们的认识论目标，我们将这项工作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人性安全带的医学伦理原则的分析。希波克拉底医学传统中的人总是受到一定的考虑，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医生都必须维护生命，保护人的尊严。当时，盛行的医学范式是治疗范式。在第二部分中，关注的是生物技术革命，主要是基因工程的过程。这场革命带来了另一种治疗人类的医学实践。这是高等实验和科学好奇心的体现。因此，基因工程的从业者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了深入的干预，目的不是主要治愈疾病，而是发现是什么使生命和其他人类功能成为可能。当这些被发现时，它们可以编程、设计和增强未来的人类。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伦理问题，例如人性改变的风险。它还可能给社会带来社会不公正，因为这些做法在所有社会阶层的水平上都更昂贵。这种社会不公正的最显著后果是我们所称的生物帝国主义，即自然人将成为人造和增强人类的奴隶。最后，我们将带来一个新的视角来遏制加强医学的风险。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权力的局限性，以及过度使用权力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医学已经获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因此，生物伦理学家的理论论述和哲学悲观主义无法更有效地约束生物医学的进步。对生物伦理学家和整个人类来说，重要的是一种韧性的习惯，它不包括断然拒绝生物医学实践，而是根据能够实现的好处来欣赏它们。

【关键词】：伦理学；强化医学；人性跨伦理；恢复力

Ethical Principles Under the Challenge of Enhancing Medicine

Ismaila Mboutngam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aculty of Arts Letter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Yaounde Cameroon
Yaoundé 999108

Abstract: Our purpose in this article is to make a prospectivist evaluation of the enhancing medicine regarding the human nature. From this, we are interested by the future of humanity within the project of artificializing human life.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epistemological aim, we have distributed this work into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n analysis of medical ethical principles that are presented as the safety belt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within Hippocratic tradition of medicine has always been treated with certain consideration since he is an absolute value. In all circumstances, physicians were bound to preserve live and protect human dignity. Then, the medical paradigm prevailing was the therapeutic one. In the second part, the concern is to scrutinize the bio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ainly the proces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This revolution brought alongside medical practices another version of treating human being. It is the version of higher experimentation and scientific curiosity. Therefore, the practitioner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proceed by a profound intervention in human genome in order, not mainly to cure disease, but to discover what makes life and others human functions be possible. When these are discovered, they can program, design and enhance the future human being. This practice cannot go on without raising eth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risk of alteration of human nature. It can also bring in the society the social injustice, giving the fact that those practices are more expensive to be at the level of all the social classes. The most eminent consequence of this social injustice is what we name bioimperialism where the natural human beings will become the slaves of artificial and enhanced human beings. Finally, we will br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contain the risks of enhancing medicine. It is necessary that man must recognize the limits of his power and the effects that the overuse of that power can generate as disasters. However, it is also relevant to notice that, enhancing medicine has already gained public opinion. Accordingly, theoretical discourses of bioethicists and philosophical pessimism are not more able to bind the biomedical progress. What is important for bioethicists and humanity as whole, is a habitude of resilience consisting not of rejecting categorically the biomedical practices but to appreciate them according to the good there are able to achieve.

Keywords: Ethics; Enhancing medicine; Human nature; Transethics; Resilience

1 引言

人类的知识增长得越多，他的价值就越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类发现了生物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些创新。在医学领域，我们看到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旧的范式被搁置

一边。在药物治疗的经典范例中，任何实践的目的都是恢复损伤，这被称为治疗性药物治疗。

因此，医生们必须保护生命，避免死亡，并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在这一时期，人类尊严的神圣性和人性的神圣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希波克拉提姆语料库的内

容,在该语料库中,患者或人类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应该防止遭受痛苦和任何其他实验好奇心,除非是出于照顾的目的。二十世纪,新的生物医学技术的出现,在两种医学范式之间造成了认识论上的断裂:治疗性医学和增强性医学。

随着医学的进步,医生的目的不仅是恢复健康,而且主要是增加、改善甚至增强人类的身体或心理能力。它发生在遗传增强中,指的是“改善某些系统功能的遗传修饰^[1]”。遗传修饰可以包括选择未来孩子的基因,增加某些人体器官的能力,如叹息、呼吸或听力。这些实践的目的是使人类超越自然赋予的正常能力。然而,当它对抗某些残疾和预防某些先天性疾病时,这种修饰本身并没有错。考虑到加强医学的繁重成本,以及新图书馆主义的出现,提出关于人性命运和由人造人类组成的社会未来的伦理问题是有意义的。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世界将被人造人或变性人所震撼。因此,有一些明显的道德问题是我们不能重叠的。一个健全的人能保持一个自然人的基本素质吗?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性的概念有多重要?

2 伦理原则是人类尊严的安全带

人类一直是所有哲学关注的重点。就医疗实践而言,他的价值受到一些功能伦理原则的保护。这些原则是防止医生试图改变人性的救命稻草。在功能伦理原则中,我们有四大原则:善、非恶、自主和正义。

2.1 人类生命在海马体中的圣洁

在经典的医学范式中,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赋予了医生在执业过程中的尊重感、责任感和礼让感。当一位医生毕业并被要求融入医学语料库时,希波克拉特斯实质上建议他发誓:“我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使用治疗来帮助病人,但我永远不会用它来伤害或伤害他们^[2]。”这一誓言引出了行善的医学伦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医生的努力包括使用正常的手段来治疗他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必须表现出谦逊,谨慎地工作,避免对患者造成损害或困难。

因此,利益原则在逻辑上推断为非利益伦理原则。事实上,医生通过行善来避免伤害。此外,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医生“有用或至少不伤害^[3]”。这就是拉丁语单词 *primum non-nocere* 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波克拉底被认为是五世纪制定的义务生物学规则的作者。从这些义务生物学规则中,我们可以得出从业者对患者的正确行为规范。当时,患者不被视为客户,因为这是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情况。他是一个被赋予神圣价值观的受保护对象。在这种医学框架下,医生没有权利对患者进行任何实验。

有必要明确指出,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是不可触碰的,也不意味着人类必须服从任何改进的过程。人们担心的是任何试图改变或改变人性的增强过程;我们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生物医学实践,如主动安乐死、脑死亡论证、基因选择,通常不是为了患者或人性的利益,而是出于功利和商业动机。例如:

传统伦理……从不询问患者的生命是否有价值,因为毫无价值的生命的概念与希波克拉底传统和英国刑法一样陌生,这两种传统都遵循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即因为所有生命都有内在的价值,故意杀害无辜的人总是错误的^[4]。

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中叶,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通过加强药物治疗来挑战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当时一些药物被注入士兵体内,以增强他们在战场上的力量。在增加能力的过程中,人类再也无法保持身体和道德的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科学实验的对象。

2.2 作为伊玛戈·德伊的人:一种神圣的价值

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人反映了上帝的形象。因此,他的自主权和意愿必须得到尊重和促进。这意味着,任何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无权干预改变他人的生活。任何应该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都必须来自上帝或大自然。这种对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导致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将人定义为“万物的尺度”。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类,人类值得一切。

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概念被哥白尼革命深深地动摇了,人类从宇宙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围。从一个绝对的价值观来看,他成为了一个相对的价值观,所有的科学操作和道德规范都得到了授权。

后现代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他认为这是最伟大的“没有反对的革命”。作者超越了这场革命,重新制定了圣经戒律。他的固执导致了新戒律取代了旧戒律。让我们关注的是第一条旧戒律,它声称“平等对待所有人的生命”。辛格认为,这个古老的戒律必须被一个新的戒律所改变,因为人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观。他所称的第一条新戒律指出,“认识到人类生命的价值是不同的。”

辛格领导的这场异端革命导致了当前生物技术中的道德相对主义、科学好奇心和基因操纵。从此以后,人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和谨慎地对待的对象。他也可以被用于所有目的,而最不道德的尝试是增加利益。在生物技术过程中,人性面临着恶化或消失的威胁。人仍然是康德所说的绝对价值吗?一点也不。控制生物技术活动的扩张的新自由主义奠定了人类的资本主义愿景。他被视为达到重商主义目的的手段。而在康德伦理学中,人的尊严是有价值的,正如这句格言所说,“你对待人类,无论是在你自己身上还是在任何其他他人身上,总是同时作为一种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5]”。科学家们将这一分类原则视为他们研究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伦理革命和道德相对主义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活动自由,从而有利于他们。这场道德革命被彼得·辛格称为“我们传统伦理的崩溃”。从此,人类渴望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医学干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表达自己的力量,不仅掌握自然,而且掌握自己的生活。医学干预对人类生活秘密的干预所导致的突变给伦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威胁到了人性。

如今,对伦理的担忧更加令人担忧,因为生物技术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未来的后果将难以继。这部作品再次提醒人类,随着人类的恶劣影响在宇宙中和他自己的生活中压倒一切,人类可能会发生什么。

3 加强对人类本性的威胁

从哲学角度来看,否认生物技术的优势是不诚实的。医学领域的创新为人类提供了某种适当的福祉。通过生物医学革命,人类可以过上好日子,并为自己是人类而自豪。先天性畸形可以通过预防性药物来对抗。不育也可以通过

辅助医疗生殖来解决，并给一些夫妇带来社会稳定。值得赞赏的最根本的革命涉及一位严重的大脑残疾成年人，他已经恢复了精神能力。事实上：

这是一名 20 岁的四肢瘫痪成年人，脊髓受损，由于 1.5 毫米的电子 puce 插入大脑皮层，96 个电极连接到手臂肌肉，他最近恢复了对功能运动的皮层控制^[6]。

我们必须注意到，到目前为止，身体和大脑残疾都被视为自然死亡。瘫痪的婴儿、聋人和盲人一直遭受着自然的失声和社会的污名化。在这方面，生物医学技术是一种解决自然伤害的方法，它用大自然剥夺的东西来增强人类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生物技术吸引了所有人，并在今天被认为是人类的宗教。信任生物技术决不能使我们抹杀和重叠可能或将要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潜在危险。我们记得，当生物技术超越治疗或修复，假装制造人类时，就会发生危险。

3.1 增强梅德辛：人性的改变

为了让有尊严，他的有机体需要保持完整。当他的有机体成为科学实验的领域时，他的正直必然会受到干扰，他的尊严也会丧失。加强医学正处于对应该确保人类完整性的东西——人类基因组——进行深入干预的边缘。生物技术学家的常见错误是他们认为人类基因组只能从物理角度来解释。尽管基因工程掌握了人类的进化过程，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对人类的基因构成仍有潜在的干扰...；这些隐藏的因素进入了表现遗传过程。

当增强水母的从业者通过修改人类基因组，通过选择未来孩子的遗传特征来进行时，很明显，这个孩子的本性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产生了伦理后果，剥夺了未来孩子的自主性和自决权，使未来一代人灭绝，使人类物种灭绝。在这一范围内，生物侵犯者越过了红线，对他们来说，生物技术没有限制，必须掌握和重塑人性。另一方面，汉斯·乔纳斯、莱昂·卡斯、哈贝马斯等生物保护主义者和生物伦理学家呼吁对生物技术活动保持警惕。对于汉斯·约纳斯来说，基因增强打开了大门：

这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里面有美味的、无法控制的、有创造力的，或者只是反常的好奇冒险，放弃了基因修复的保守精神，走上了创造性傲慢的道路。我们没有被授权这样做，我们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没有智慧，没有价值观，没有自律。敬畏的传统将不再保护我们，世界的神秘面纱，使我们免受轻率犯罪的蛊惑。因此，让盒子保持未打开状态^[7]。

如果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未来将是黑暗的，我们的知识将无法遏制风险。生物伦理学家的职能是呼吁关注并承担责任，以告知人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可能会发生什么。重要的是要警惕和谴责基因工程这一无声的项目，以唤醒直接参与者对难以为继的未来的认识。美国生物保护学家乔治·安纳斯更具启示性地将基因操纵描述为“基因种族灭绝，改变物种的基因工程是一种潜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不负责任的基因工程成为潜在的生物恐怖分子^[8]。”

在生物伦理学的辩论中，人性问题必须突出，因为加强医学会赢得公众舆论。当生物技术学家只让人们知道他们有权利和可能为自己和他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他们并不关心自己行动的结果和后果。幸运的是，总统理事

会关于生物伦理学的报告，题为“超越治疗”^[9]，强烈批评人类的增强。委员会将利用生物技术改变和增强人类视为对人性和尊严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迈克尔·桑德尔仔细研究了基因增强，对他来说，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设计父母的傲慢，他们试图掌握出生的奥秘...。这将破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剥夺父母对未成年人的开放所能培养的谦逊和扩大的人类同情心...。精通的承诺是有缺陷的。它威胁着我们放弃对生命作为礼物的欣赏，并使我们在自己的意志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肯定或看到^[10]。

正如我们所说，新生物技术的后果可能是世界末日，人类可能无法支持它们。有时，人类对掌握自然和表达意志的极端渴望使他对这种掌握的失败可能产生的影响视而不见。人性已经改变，后果很快就会被人们所困扰。加强医学会推翻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不公正，我们称之为生物帝国主义。

3.2 追求完美与社会不公正的到来：走向生物帝国主义

作为一项功能伦理原则，医疗实践中的正义建议医生有义务同等轻松地治疗患者，使所有患者都能获得医疗资源，无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如何。然而，新的生物技术远远没有给所有社会阶层提供平等机会。

加强医疗保健的做法与跨国公司和财力雄厚的人有关。例如，为未来的孩子选择人类基因组的过程成本过高，只有富人才能获得这种做法。

富有的父母会选择基因来培养聪明的孩子，而贫穷的父母只会依靠自然的基因库来培养聪明或愚蠢的孩子。此外，经济能力强的人会增加视力，以便看到更多的东西，或者那些在体育和经济活动中使用化学物质来增强能量的人。融合的技术 NBIC（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为人类提供了更新思维和保持年轻的可能性。这种技术被称为思维上传，通过这种技术将内存连接到互联网上。在这一行中，有一些被称为“用于增强智力的神经增强剂，如阿得拉、单达非尼、多奈哌齐^[11]。”这些药物的问题是，它们太贵了，只有特权人群才能使用。

当增强水母素将完成基因选择项目时，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就会到来。在同一个社会中，一边会有超聪明的人，另一边会有不聪明的人。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的社会将面临基因种族隔离，自然人将成为强化人的奴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帝国主义。这不会像政治帝国主义那样反对两大洲，但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家庭内部，公民之间会存在差距。自然人只会被认为是跨人类主义者凯文·沃里克所说的“未来的黑猩猩^[12]”。根据沃里克的说法，将自然人定性为黑猩猩对我们的未来将是更灾难性的。生物帝国主义将导致社会融合，不同基因地位的人将把自己视为敌人，不再团结。对于朱利安·撒维勒斯库：

这些仅仅是消费者的决定，但这也意味着它们对富人的好处远大于穷人。他们将填补目前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在权力、财富和教育方面的差距，并将这种差距写入我们的生物学。增强将创造一个增强型和非增强型的两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未增强型的弱势群体终身受到歧视和处于不利地位。这在电影《加塔卡^[13]》中得到了体现。

利奥·卡斯认为，通过加强医学而引发的社会正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不公平的优势和分配正义：